

[世界文学名著经典]



灰精灵

[英] 艾尔弗雷德·奥列文 / 著
陆辛 芮锦 / 译



狗的世界，犹如人的世界，同样交织着正与邪、善与恶、爱与恨……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IKD00397992

[世界文学名著经典]

灵兽译丛

灰 精 灵

[英] 艾尔弗雷德·奥列文 / 著
陆 辛 芮 锦 / 译

下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一条疯狗

从没有过这样令人悲伤的时节，高亢的是北风，阴郁的是铅云，颓废的是秋意，萧索的是枝头，荒凉的是田野，荒芜的是山径，枯萎的是草木，惨淡的是夕照，昏暗的是那几间破庙，摇曳的是老树的苍枝。

然而，大卫和麦琪变得越来越疏远。现在，他认为姑娘承担得太多了，既要当持家的女人又要当孩子的母亲，她太累了。一个星期天，他看见她正教安德鲁学习。他从门缝中看着，听着，对她简单的方法忍不住咯咯地笑了。最后，他兴奋得忘乎所以，弄出声响。她抬起头望了望，看见了他，嚙地站起身，穿过房间，关上门。她用这种温和的方式保持着自己的尊严，表达对他的无言的指责。这使他第一次感到十分尴尬，于是偷偷溜走了。而这件事增加了他的不满。

此后，他很少去肯缪尔，更多地呆在家中，同父亲斗嘴。

自两年前小伙子从他父亲那里拿走了奖杯，父子之间的关系就像两艘充了电的战舰，不论什么时候，只要相触，都会产生剧烈的震荡和猛烈的火花。这决非偶然，而是多年积怨造成的。

最近，他们的冲突变得异常激烈，因为，麦亚当注意到他的儿子长时间呆在家里。小个子用他一贯的方式冷嘲热讽、品头论足。

“你怎么了，大卫？”有一天他问。“近来怎么这样屈尊，总围着你的老爹转？是不是詹姆斯·摩尔害怕你会从他那里偷走奖杯，就像你从我这儿偷走那样，所以他不让你呆在肯缪尔？还是因为别的什么？”

“我要是呆在家里，就能看着杀手。”大卫一边乜斜着眼睛看红毛沃尔，一边回答。

“那你最好呆在肯缪尔，——嗯，沃利！”小个子回答。

“不，”另一个回答，“它不会去肯缪尔，老家伙在那里整夜防着它呢。”

小个子猛地转过身。

“你肯定它整夜在家，我的小伙子？”他用缓缓的语调意味深长地问道。

“有人想要毒死它。我虽然说不准是谁，但我能猜到一些。当有人想毒死它时，它在那儿。”小伙子挑衅地说，影射着他的父亲。

麦亚当摇了摇头。

“如果它遭人下毒，现在，我想或许它被下毒，我告诉你吧，它不会在肯缪尔被下毒。”他说完，大步走出房间。

与此同时，黑色凶手肆无忌惮地杀羊吸血。公众总是渴望有新的刺激，他们对这事很感兴趣。在几家大报纸上，出现了《牧民的愤怒》为标题的新闻，并附有相当详尽的报道。议论纷纷，愈演愈烈，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如果他的方法不被别人接受，就会忿忿不平。

这种恐惧气氛已持续了两个月，产羊期马上就到了，情况就变得更加严峻。

丢失一只羊已经够倒霉的了，而且通常是羊群中最好的。但在产羊期这紧要关头，一只羊被杀，快要生产的母羊吓得魂飞魄散，这种损失对于小农场主来说是致命的，会使他们濒临破产，即使大农场主也难以承受。

从没有过这样令人悲伤的时节，高声的是诅咒，低声是发誓报仇。在那时，很多牧羊人带着狗整夜巡逻，但是到了清晨，却发现杀手避开他，在没巡逻的地方大肆破坏。

这是令人心碎的事。最难受的是，尽管谁有罪还像以往一样不明确，但罪犯的特征仍像以往一样一清二楚。

有一天，高个子柯尔比毫不掩饰地问小个子：“我说，你真觉着杀手是条牧羊犬，麦亚当？”

“对。”小个子十分肯定地回答。

“并且它不吸自己家绵羊的血？”

“毫无疑问。”

“那么，”铁匠有点迟疑，嘿嘿一笑，说，“你，塔珀尔和桑德森三人中，必定有个说谎。”

小个子身体向前倾着，拍着铁匠肩膀。

“还有肯缪尔，我的朋友，”他说，“你忘了肯缪尔。”

“的确，我忘了，”铁匠笑着说，“我忘记了。”

“可我忘不了，”另一个继续说，仍然拍着铁匠的

胳膊。“我会记得肯缪尔，你说呢，柯尔比？”
在产羔期的中段，杀手活动猖狂到极点。河谷人惊恐地盯着亚当·麦亚当，怕他会利用沃利伤害绵羊。

接着，又一件事发生了。那是在格雷莫克镇赶集的那天。住在“边界公羊”的老罗伯·桑德森成为大家谈论的中心。因为前一天，罗伯的一只羊被杀手咬死了，而这以前他一直免遭祸殃。更糟糕的是，他的在赫德威克斯一群快生产的羊被吓跑，造成灾难性后果。

老人含着眼泪讲述着：那个星期一连四个晚上，他同谢泼一起守护着羊，以防不幸。就在第五个晚上，由于几天的日夜操劳，他实在累垮了，精疲力竭，就在看守时睡着了。他只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，黎明时醒了，急忙巡视了一圈，很快发现一具血肉模糊的绵羊的尸体和可怜的倒在地上的羊群遗迹，只是遗迹，千真万确！到处都是冰冷的刚出生的羊羔和母羊，由于过度疲劳和早产，有的死了，有的将要死——一场对无辜者的屠杀。

河谷人聚集在老牧羊人的周围，皱着眉头听着，这时有个深灰色的脑袋从门边角里张望，两只眼睛在说话人身上停留了一会儿。

“胡说些什么！”麦亚当咕哝着，但没人听见，因为红毛沃尔也看见那张悲痛欲绝的脸，已经从主人脚边站起来，呼啸着扑向它的敌人，那疯狂暴怒的进攻把吉姆·梅森撞得东倒西歪。

立刻，屋子里的每条狗，从受伤的维那斯到塔珀尔的大拉斯普都站起来，毛发直立。如果灰毛狗能领头，它们准备同这个暴虐的家伙打架，一雪过去伤害之耻。

但是，没打起来。因为高个子柯尔比正站在门口，手中端着一杯热咖啡。他刚跟灰毛狗打着招呼：“好啊，老家伙！”就听到嘶哑的叫喊：“喂，伙计！小心凶煞！”这叫喊声和红毛沃尔的吼叫交织在一起。

他侧过身，看见一只大狗跃过来偷袭他。他马上把沸腾的咖啡全泼到那张因发狂而扭曲的脸上。沸腾的咖啡在那颗硕大的头上冒着热气。咖啡的气泡把狗烫伤了，睁不开眼睛。这的确很奏效。没有谁能受得了这种痛楚。红毛沃尔痛苦地尖叫，半吼半嚎，已经不能攻击了。门从外边砰的一声关上，决斗又一次被推迟了。一群男人、一群狗同一个疯子还有比他更疯的关在了酒馆里。

秃尾巴杂种狗眼睛看不见，神志错乱，在屋里痛苦地挣扎着。它紧咬着牙，不停地乱咬着，不停地翻滚着；在它眼中，男人们、桌子、椅子都腾空旋转，好像是洋娃娃。它像一只巨大的陀螺不停地转着，把疼痛的头砰砰地撞着墙，爪子在坚硬的地板上刨着。麦亚当一直在它后面拍摸着它，但他的手被甩开了，就像一只猫甩掉一只老鼠。小个子时而激动，时而沮丧；时而被抛到墙角，时而在地上被拖来拖去。然而他最多的行为是苦苦地哀求：“沃利、沃利、让我看看你！让你的主人安慰你！”然后，尖叫着，杀气腾腾地四处

扫视：“喂——，柯尔比，等我收拾你！”

这场骚乱就像地狱里魔鬼的打斗。人们挣扎着拥向门口。在半里地以外，你就能听到咒骂声和击打声，比这声音更高的是尖声的惨叫。

高个子柯尔比第一个冲出魔窟，随后其他人也一个推一个地往外冲——男人和狗因为恐惧、发疯似的彼此推挤着。大块头儿贝尔、朗德斯利、塔珀尔、霍平、托德·波斯德克，个个脸色惨白，浑身打颤，老桑德森被拽着脚拖出来。然后门哐当一声关上，屋里只剩下小个子和疯狗。

聚在街上的一群瞪大了眼睛，被里面的骚乱吸引住；而詹姆斯·摩尔站在门口寻找进去的入口。“或许我能帮小个子一把。”他说。但他们用力把他拖住了。

室内简直是个魔窟。地狱之门般的砰砰声，怒吼嚎叫声，但最多的还是苦苦的恳求声：“沃利、沃利、让我看看你！”而后，一声尖叫：“喂——，柯尔比，等我收拾你！”

最后，吉姆·梅森转向铁匠，低语道：“柯尔比，小伙子，你快逃吧。”

高个子听从了建议，跑开了。他双脚重重地踏在硬硬的马路上，脚步声盖过了骚乱声。当那条长腿消失在街角，逃命者的脚步声渐渐逝去时，阵阵恐惧向围观的人群袭来。

一个女人尖叫着，一个女孩吓得晕倒了。大街上很快空无一人，仿佛俄罗斯冬季的大平原。这里一块

玻璃上映着一张惨白的脸，那里一扇门紧闭着，远处街角一个惊恐万状的男孩张望着。只有一个人从容不迫，不慌不忙地走着。詹姆斯·摩尔在马路中间昂首阔步，不慌不忙，镇定自若，老鲍勃在他脚后跟着跑。

过了半个多小时，酒馆的门被撞开，麦亚当跑了出来，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。

他冲到马路中间，袖子像外科医生那样捋到胳膊肘，右手握着一把黑柄大折刀。

“现在，喂——！”他用恐怖的声音喊着，“他在哪儿！”

他来来回回扫视着马路，气急败坏地巡视着每一个地方，脸色比他的头发还白。

然后，他转过身，发疯地在高地四处搜寻着，像一只黄鼠狼似的在每个冷僻的角落嗅着，边走边在空中舞动折刀，或刺着、或戳着，不停地尖叫：“喂——柯尔比，等我收拾你！”

“喂——柯尔比，等我收拾你！”

“喂——柯尔比，等我收拾你！”

杀手露出马脚

这件事到此也就煞尾了，没酿成什么大乱，但对河谷人而言，却着实是个教训。或许这只是巧合。在柯尔比的英雄壮举后一两周里，风平浪静，没再发生杀羊喝血的事。但紧接下来的七天，又全都补了回来。河谷人永远会记着这七天，它是血腥的一星期。

星期天，乡绅丢了头他最珍爱的母羊，它被杀死在离庄园围墙不到一百码的地方。星期一，黑水的一个农场留下了红十字的痕迹。星期二——一个漆黑的夜晚——在斯温斯威特的塔珀尔偶然碰见杀手正在犯罪。他冲到黑暗中，但毫无用处，杀手吓跑了。星期三晚上，伯宰子爵丢了一头公羊。据说这是他花了一大笔钱买来的。星期四是这星期惟一平安无事的一夜。星期五，好像是对塔珀尔星期二撞见它的报复，它又拜访塔珀尔的牧场，令他损失惨重。

星期六下午，在庄园，人们开会商量对策。乡绅主持会议，绅士和地方官员都到了场，连村子边缘地带的牧场主都来了。

会议开始，特别专员读了农业理事会的一封满纸空文、毫无用处的信。而后，伯辛子爵站起来，提出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应该支付比警察局那微不足道的五英镑更多的奖金，并且亲自拿出二十五英镑支持自己的提议。其他几人也讲了话。最后，牧师莱吉站了起来。

他首先简短地述说了案件大概情况，反反复复地说，他相信罪犯一定是只牧羊犬，他坚信自己判断正确，毋庸置疑。最后，他提出了个为大家着想的办法结束讲话。他说，尽管他的办法简单得可笑，但既然大家的猜测是一致的，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之前，这种办法可能是有效的预防措施，至少能给他们时间以想出对策。说着说着，他顿一下，然后说：

“我的建议就是，你们中每个有牧羊犬的人今天晚上都把牧羊犬拴起来。”

牧场主们讨论这个建议用了半小时的时间。他们仨一堆俩一伙，反反复复地讨论着。许多人看着麦亚当，但小个子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。

“好啊，桑德森先生，”他尖声说，“你会把你的谢泼拴起来吗？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罗伯问，看着小个子，实际上这个办法就是针对他的。

“嗯，用这种办法，我正在考虑，”小个子回答。“如果你认为谢泼有罪，可以用任何办法结果它——或许毙了它更好。如果没罪，干嘛要拴起来。”他意味深长地耸耸肩膀。小个子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并

做出了定论。而后，他走出了会场。詹姆斯·摩尔呆在那儿看见牧师的提议被大多数人否决，他也离开了会场。在没开会之前，他就预见到了结果，而且事先警告过牧师。“拴起来！”当老鲍勃快步跑向他时，他几乎愤怒地喊着，“老伙计，看来我得把你用铁链子拴起来了，就像对待凶手一样。我敢说正因为有你，杀手才至今也不敢接近肯缪尔。”

麦亚当正坐在小旅馆门口。他第一次不像往常那样冷嘲热讽，阴郁沉闷，而正跟旅店主人的孩子玩。实际上，除了自己的孩子，他喜欢所有的孩子；孩子们也喜欢他。当摩尔走过来时，他抬起头。

“喂，摩尔，”他喊起来，“你打算把狗拴起来吗？”

“要是你这么做，我也这样做。”摩尔厉声回答。

“我不会，”小个子回答，“正因为有沃利，杀手才不敢来田庄。所以我现在把它放在田庄，好守着那儿。”

“我也一样，”摩尔说。“我想只要老伙计不拴着，杀手就不敢来肯缪尔。”

“实际上，你拴不拴它，”小个子接着说，“肯缪尔都不会有事。”他咬着嘴唇，果断地下着结论。

摩尔皱起眉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他问。

“难道你没听见大家议论什么？”小个子扬起眉毛询问。

“没有。议论什么了？”

“议论嘛，他们只是翻来覆去地念叨着北部最好的牧羊犬应该把杀手赶走。我也这么看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尖声地笑着。

摩尔从他身边走过，感到困惑不解。

“你走哪条路回家？”麦亚当在他身后喊着。“因为，”他带着礼貌的微笑，“我要走跟你不同的路。”

“我走‘风之山腰’”，摩尔说，大踏步向前走。“乡绅让我用他的牧羊犬在‘巨人之椅’那边留个记号。”因此他向左拐，沿着银草地河那条路往家走。

这是一片人迹罕至的、没有耕地的荒凉沼泽，人们给它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字——风之山腰。从上面米尔边界起，风之山腰缓缓绵亘几英里直至下面的银米尔边界。这整个地区属于石南地。在那边荒凉的沼泽上，突兀孑立的就是形状古怪的“巨人之椅”。地质学家对此感到迷惑不解。“巨人之椅”看起来似乎是由于什么突发事件被投落在石南荒地中的。从坡度均匀平缓的山腰起，地势突然升高，越升越陡，最后突然形成陡峭的岩石墙壁——“石头砬子”。它直线上升四十多英尺。顶峰处，杂草丛生，面积很小——方圆不过二十码——像个大饭勺子，人们叫它“勺地”。

勺地构成“巨人之椅”的椅座，安在它的石腿上，阴冷、翠绿，与世隔绝，就像是金属杯中的酒。它前面是四十多英尺高的石头砬子，后面是险峻的岩石壁。岩石壁构成巨人之椅的椅背。从上方根本进不去，惟一进入小山谷的途径是两条狭窄的羊肠小道。小道

曲曲折折向上延伸,地势险要,一边是笔直的岩石壁,一边是陡峭的石头砬子。两条羊肠小道从完全相对的方向延伸至小山谷。

这不同寻常的山岩坐落在缓坡上,轮廓鲜明。可是当摩尔和老鲍勃走进风之山腰时,夜的黑色大幕渐渐落下来,已经看不见它了。

穿过石南地,他俩走起来轻松多了。摩尔微笑着想着大卫和麦琪;揣摩着麦亚当刚才说的话;皱着眉头想着杀手;沉思着它的特征——因为他对大卫所说的红毛沃尔是无辜的话感到将信将疑;他庆幸自己吉星高照,使肯缪尔免遭不幸。这幸运也归功于老伙计,是它的警觉守护住了牧场。老鲍勃在门廊里睡觉,可以随时随地出来察看,保护羊群,让它们免遭危害。想到这里,他低下头想看看那个黑脑袋,此时它应该在他腿旁走着。但他没看见,天太黑了,夜幕早已降临了。

天变得愈加黑暗,摩尔摸索着前进。当他感到脚下路变得隆起时,他知道自己来到“巨人之椅”了。

当他沿着高地山脚快步行走时,突然传来一阵疾跑的脚步声。他转过身,就在此刻,一群惊慌失措的绵羊差一点把他挤倒。四周漆黑一片,羊群从他身边狂奔而过,然而,在黑暗中,他隐隐约约地看见一只猎狗模样的动物紧紧追赶着这群绵羊。

“是杀手,没错!”他突然喊。尽管他惊魂未定,还是朝着追赶绵羊的身影冲去,但没有追上,自己却差点儿摔倒了。

“鲍勃，老伙计！”他喊道，“快追！”他转过身，但黑暗中根本无法知道灰毛狗是否已经遵命出击。

被追赶的动物在黑暗中飞奔，已经跑到山边，把摩尔远远地抛在后面，现在他只能听到飞奔的唰唰声。他疾跑着追赶，马上意识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，这是徒劳的，也就不再追了。于是，他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听着，凝视着黑暗处，希望老伙计正在追踪那恶棍。

他祈祷着，盼着月亮快快出来。好像是应了他的祈祷，夜空的灯笼出来了，照亮了上方“巨人之椅”阴郁的正面。他朝脚下看了一眼，谢天谢地，灰毛狗不在他身边。

然后，他又抬头远望。羊群跑散了，分散在陡峭的山边，仍然狂奔着。在混乱的羊群里，有个飞奔的身影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，羊群在前，左冲右突，蜿蜒地向山上跑；一个身影紧随其后，迅猛向前，穷凶极恶。摩尔寻找着第三个追赶的身影，但根本没找到。

“黑暗里，老鲍勃一定是没追上。”摩尔喃喃自语。他瞪大眼睛向远处张望，满头是汗。

有两个黑色的点越升越高，远远地超过一部分惊散的羊。羊群越跑越高。突然陡峭的石头砬子无情地挡住逃命羊群的去路。羊群沿着岩石壁四散逃命。通向勺地的熟悉小路也被堵住了。岩石壁上方，绵羊咩咩地哀鸣着。杀手现在正奋力追赶，马上就要追上了。

“杀手会在勺地结果它。”摩尔粗声地喊着，焦急

地扫视着。“老伙计！老伙计！你到底在哪儿？”他痛苦地喊着。但是，没得到老伙计的回应。

当那两个身影到达山峰时，正如他所料，两个黑点变成一个，向山的那一边——勺地的凹陷处滚去，在摩尔视野中消失了。这时，月亮好像是也不愿见到血淋淋的最后一幕，藏起了它的脸。

这正是杀手的好机会。“不！”摩尔像年轻人一样飞快地向山上跑去。为了跑得更快，他紧了紧腰带。山越来越陡，他仍然在黑暗中向上跑着，艰难地喘着粗气，但仍然坚持着，石头砬子迎面挡住他的去路。他在那儿停了一会儿，打着低低的口哨。他只能派老狗从一条路上山追到勺地，自己走另一条路。只有这样才能堵住杀手的逃路。

他焦急地盼望着，但没有老伙计用冰凉的嘴巴和鼻子碰他的手。他又吹了口哨，一块卵石从上面落下，差点打着他。似乎上面的杀手已跑到石头砬子边缘，正倾听着他的动静。他不敢动了。

他等待着，直到四周恢复宁静，才像猫一样蹑手蹑脚地沿着岩石底爬着，看到刚才杀手和被追杀的羊奔跑时留下的足迹。摩尔跪着，在嶙峋的岩石上爬着。汗珠从脸上淌下，一个胳膊肘紧贴着岩石，另一只手不时地伸向空中。

他盼望月亮能出来。只要月亮出来一会儿，他就不会踩空，跌落下去。失足意味着粉身碎骨，意味着失去追上凶手的机会。他为自己的倒霉而叫苦不迭，老伙计怎么就在黑暗中与他失散了呢。现在他只好

相信机遇，自己的好体力和那根好家什——橡树棍。他边跑边盘算：冲到凶手面前，一方面要小心躲闪它，一方面要牢牢捉住它。在黑暗中，如果他错过了凶手——在如此狭窄的通道上，很少有这样的偶然性——那么，杀手由于惊慌失措，忘了走这条安全的小道，而是跃过了石头砬子，就可能摔得粉身碎骨。最后，他跑到了顶峰，站下喘喘气。他面前的黑色裂隙就是勾地。勾地的底部，方圆有十英里左右。杀手和被追杀的绵羊一定就在那里。

他背靠着潮湿的岩石蹲着，仔细听着，一动不动。天地之间，漆黑寂静，好像距离有生命的世界十万八千里远。

没有什么动静，然而杀手一定就在那里。啊，有碰石头的声音，接着是轻轻的脚步声。

杀手正在移动，它受惊了，要离开了。

快！他直起身，抖擞精神，跃过去。

他跳起来时，什么东西撞了他一下，同他拼力扭着。什么东西从胯下猛冲过去。接着他听见某个物体砰的一声撞在下方远处的地面上，某种动物劈里啪啦地滚下山坡，便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“该死的，是谁？”他吼道。

“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一个不大的声音尖叫着。

月亮出来了。

“摩尔！”大家伙，他慢慢地说，小个呀，到这里，麦亚当！”止了。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灵兽译丛